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思想月刊

第一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思 想

第一期

思想社出版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初版

本刊每期零售大洋二角五分

預定全年大洋二元五角，半年一元
三角。郵費國內不加，國外另加全
年二角四分，半年一角二分。

歡迎投稿 招登廣告

思想 第一期

社會與個人底關係	朱鏡我
思想底正統性與異端性	彭 康
社會底自己批判	李鐵聲
蘇俄底音樂(畫)	柳
金融資本與帝國主義	傅克與
蘇俄教育研究(一)	柳島生
礦夫及其暗影(畫)	柳
憑弔(詩)	馮憲章
長安喇(畫)	柳
洩漏(小說)	龔冰虛
整步(畫)	柳
瞬間(小品)	馮乃超
機械化的勞動者(畫)	Krinsky
流血的日曜日(劇)	初梨譯
機械崇拜者的殿堂(畫)	Krinsky
新術語	同 人
機械化的個人與機械式的軍容(畫)	Krinsky
編輯後記	編 者

社會與個人底關係

——自由與平等底意義——

朱 鏡 我

除了由個體的個人而成的社會以外，沒有什麼超於人的社會可以成立；除了社會地生活着的現實的個人以外，也決沒有離羣索居的個人可以獨立地久存下去。所以，“人類的本質不是內在於個別的個人裏的抽象體；在具體的實在上，牠是社會的關係之總體”。所謂社會也不是由獨立的個人自由地所結成的“契約”社會，也不是什麼“組織的有機體”或“心的交互作用”底產物；牠——社會——不過是“人類在他的生活的社會的生產中所交結的一種一定的，必然的，離自己的意志而獨立的關係。”換言之，所謂“社會這個東西就是互在於交互作用底人間之最廣泛的組織體 而這組織體

包括人間底一切的永續的交互作用，且是立脚於人間底勞動之上的”。

我們若以這樣的社會觀為根基，對於社會與個人之問題有所論究，那末，至少地可以除掉從來的種種的意見底愚妄。

自由與平等這個問題，雖可由哲學的立場，或倫理學等的立場去考察研究，然若只以抽象的個人——普遍我——為對象去研究自由與平等之問題，誠能得到一種深奧而嚴肅的“應”或“當”的結論；但，這不過是一種觀念上的冠冕堂皇，現實的個人依舊沒有什麼自由或平等的，依舊不能認識社會與個人底真正的關係。

市民的社會（Buergerliche Gesellschaft）底社會學者，對於自由與平等之問題也不乏名著宏論，但不犯着了一個盲目的樂觀病或無為的悲觀病的實在可說是鳳毛麟角。所以，我們應該從科學立場去批判他們底錯誤，兼闡明這個問題底科學的意義。

二

自從法蘭西大革命以自由平等為標語，猛向封建的社會施行總攻擊以來，無論那一國底國內戰爭，差不多都以推倒既存的壓制束縛的社會制度而建設自由平等的理想社會為目標而蜂起的動亂。那現代的弱小民族底解放運動，一方面，也皆以獲得國際間的自由平等為目標的。所以，從這個觀點看來，近世的歷史可說是一幅社會與個人底爭戰圖。

但，法蘭西大革命的結果，絲毫不曾實現過當時的啟蒙學者底

熱烈地所望着的“理性的社會”，“理性的國家”的已是周知的事實。所謂平等，只不過是一種法律上的市民的平等，所謂自由，“對於小市民及小農民祇是被大資本家及大地主的壓倒的競爭所擊敗，而自賣其小財產於大戶人家之自由，因而對於小市民及小農民不過是一種“離開財產的自由”而已”。——拙譯；社會主義底發展。

不單單法國如此，凡市民階級佔據社會的支配地位的國家，沒有一個國家不是這樣的：——“純然的盤算漸為社會的唯一的紐帶，犯罪之數與年俱增了。從前白晝公然地所行着的封建的罪惡雖不曾絕滅，但總算逐到於暗黑的後方；不過，替此而起的，就是從來秘密地所行着的布爾喬亞的罪惡現在却開花結子地繁茂起來了。商業漸漸地變為詐欺之術，革命的標語——博愛——在競爭的戰場中變成奸策和嫉妬而實現了，暴力的壓服雖消失了，不義不德却替此而興，社會的第一勢力的武力雖已隱居，黃金却代此而囂張了。”——同上。

這是萬人周知的市民的革命底決算，市民的學者當然也不能視而無睹的。但，他們底任務好像是在於維持現狀似的，因為，他們不去考慮這種全逆的結果所以發生底社會的根據，只將這種現象歸結到人性問題及社會與個人底根本的對立身上，隱蔽事實底本質，而永久化現存社會的制度。這樣的悲觀的論調，在他們自身或以為是一種達觀高蹈，是一種救濟流血的社會鬥爭底藥石；但，結局這不過是麻醉新興階級底革命的意識和行動而已。

三

因此，我們有檢討他們底議論底必要。他們底議論可分作二方面，即

第一，自由與平等底對立——有自由不能平等，有平等不能自由。

第二，平等與人類團結底對立——多數者不得不從屬於少數者。

先從第一方面說起。

他們底意見是這樣：——社會既由個個的個人底結合而構成的東西，假使個個的個人精神地，物質地，都有同一的能力，那末，要使個人保有自由，就是對於實現自由，當然沒有什麼困難，什麼矛盾。但，社會決不是由這樣等質的個人所組成的東西。個人有智，愚，賢，不肖之區別；即有的才力過人，有的人格超羣，有的陰險奸惡，有的光風霽月。簡言之個人之間，天生就是質地及量地都不能平等，也是不平等的。所以，若這樣的玉石相混的個人而成的社會，如許個個的個人有絕對的自由，那不是放虎到羊羣去一樣麼？這就是說，這樣的不平等必被優越者所利用——聰明的人對於愚魯的人，強者對於弱者，勇敢的對於怯懦的，無處不可施展他的優越而役使劣者的。因此，縱令除去了一切的社會的外面的障礙和束縛，而平等地容許各個人以完全的自由，其結果亦必因內面的潛在力即個人的性質底優劣之不同，自然地再會形成外面的地位底不同

而擾亂個人間底完全的自由和平等，所以，在一切的權力關係方面，若一度獲得了優勢，必能使他容易獲得其次的優勢，——資本底蓄積就是一個好例——，如此，力底不平等是會必然地，急速地發展擴大下去，終至形成一個極不平等的社會，就是在社會底一極有自由底最大量，而在他極，則只保持一種最小的分量而已。所以，個人底完全的自由，只能在各個人間底完全的平等之前提條件之下，纔能見諸現實；否則，自由與平等會永久地對立下去，理想底雙生兒自由和平等永久地會不能同在世上生存下去的。這誠如哥德（Goethe）所說似的，平等是要求人去服從普遍的規範，然而自由則要求無制限。這樣，主張自由和平等同時地可以給與我們的立法家與革命家，不是妄想家，就是欺騙我們的人。——以上參照 G. Simmel 氏著 *Grundfragen der Soziologie*, Kap. 4,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in Lebensanschauungen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

以上簡略地所說的是他們關於第一方面的主張。若離開這思想底社會的根據而只在思想發展上看來，這可算是對於十八世紀的個人概念底反撥。蓋十八世紀的思想極端受前世紀的自然法的影響，當時的理論的興味底中心是在探求普遍的法則與其所表現的現象。所以，十八世紀的個人概念並不是指歷史的生活所產生的，具體的個人，却是指着普遍的，根本的，創造的，不變化的人性這樣的普遍的不變的自我，因受了社會的種種的條件和制限，纔變成了一個普遍的個別的人間；所以，若使他從歷史底影響和偏倚解

放出來，那未必能再現被隱蔽了的本質的，普遍的，即人間自身。他們在這種假定之下，纔到達那只要破壞過去的一切文物制度，人類必能獲得一個自由而平等的地上樂園之結論。但是市民革命的結果，即市民社會底現實完全把十八世紀的啓蒙學者底予想絕滅了，一些都不曾實現所期望的自由和平等；因這個原因纔產生對於個人底普遍性之反動，而主張自由與平等完全立於反對的兩極之學說。

其次，他們主張平等自身與社會組織不能並存。其理論以批判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爲出發點；即假定社會主義雖然實現了，但是個人的能力與社會的地位是否能夠確保嚴密的比例呢？依他們的見解，要這兩者間維持一種嚴密的比例，在原則上，是不可能的事。就是說，所與的社會的地位與有適當於此的才能的人，在數量上決不相等；只有從這多數的有才能的人之中，由選擇的結果而獲得地位的少數者纔能發達自己，實證自己的能力，及使自己顯著起來；至於其他的多數的人們仍不免埋沒庸下，毫無表見的機會；結局，所謂平等仍不能普遍，所謂自由仍不免少數，自身底自由發展而已。而且——他們又說——集團自身是低級的，要有適當的指導者纔能保持秩序，纔能使集團行動不越規矩，纔能走向正確的路途，因為個人的性質各有不同，而集此性質不同的個人於一個全體之中，則只有各個人中所藏着的性質之中底最普遍的，即共通的方面之混合融和纔能形成一個集團；然此人格底共通的方面却爲個性中底最低級的，最原始的，亦最野卑的方面，所以集團的全體之程

度不得不趨於惡劣了。集團有這樣的特性，所以一般地集團全體應該在少數者底指導之下組織起來；這是注定於集團的運命，無論那一個集團生活都不能跳出這個範圍。因此無論那一個集團，從全體看來，包含二個部分——即少數的指導者與多數的從屬者，——少數的上級者與多數的低級者。但是，這多數的低級者之中，若跳出了集團的範圍而個別地生活的時候，却有比在集團生活中之時更高的，更洗練的性質；所以，在這裏就藏着一個組織體與平等底矛盾，——社會底構成在原則上亦與集團相同。因此他們所達到的結論是：——自由與平等不能綜合於正義的基礎之上的原因在於社會自身，換言之，如有社會組織底存在，就不能出現完全的平等。——參照上揭同書第四章。

以上是所謂社會學者對於自由和平等底理論之極粗略的介紹，但是我們由此已可想見他們對於這問題的真意；他們以為自由和平等，雖社會如何進步發達，必不能見諸事實，所以以自由和平等為人生努力之目標則可，若欲以此而號召人們去變革社會，即以自由和平等為社會組織之改造之提言，那是必歸失敗的，這是他們底主眼，也就是他們保持現狀底潛意識底表白。我們當站在科學的立場去批判這種意見。

四

本來，在階級未曾消滅以前的社會裏不能生長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但祇由這個事實却不能預斷自由與平等

是一種永久的二律背反 (Antinomie)，社會與平等是永不能統一渾融。

要想考察一種社會現象，開始就應研究牠底發生的根據，而從生成、發展的過程裏去把握牠的本質。

人不能離社會而獨存；“他完全是社會的動物 (Zoon Politikon)，不單單是社會的動物，而且只能在社會內纔能個別化的動物。”所以 除了歷史地，社會地——即階級地——發展成長過來的具體的個人以外，沒有突然地自天降凡的個人。他生來就受社會底影響，歷史底制限，階級底規定。所以，個人——因而社會地生活着的個人——決不是抽象的普遍的個人，也不是所謂心理的，有獨特的個性的個人；他是受着歷史的社會的諸種的具體的規定的，及在一定的社會的發展階段的階級的個人。因此，自由與平等這個問題並不是孤獨的個人——這是魯賓遜故事的虛象，十八世紀底缺乏創造力的幻想底產物——與孤獨的個人底問題，乃是階級對階級底緊切的問題。這是重要的基點，科學的或俗學的分歧就在於此！

明白地理解了這一點，則對於不分階級的存在如何，而只以個人一般底性質底高低優劣為前提，由這個自明的前提去證明——因個人底才力底不平等，必定生起強者弱者及優者劣者之必然的歸結，因而斷定若要自由，就不能平等，若要平等，就不能自由；且以此為一個萬世不易的公理。——自由與平等底二律背反是如何地無視了科學的方法之事，不是很明白的麼？這不是一種觀念論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底變種麼？

這樣，市民的學者以心理的恣意的個人為出發點，而得到一個自由與平等底永久的對立之結論，實在是一種漠視現實的論證方法，一種理論的遊戲而已。至其引用詩人底“平等是要求人去服從普遍的規範，然而自由則要求無制限。”的文句，作自由與平等之定義，尤實荒唐無稽，一點不會認識近代的自由平等底要求完全是一種歷史的產物，依歷史的展開而進化擴大的東西了。（詳見第五節）

近代的自由平等底要求是當時的被壓迫階級布爾喬亞和其餘勤勞民衆向封建貴族僧侶底壓制暴虐底進攻，而現代的自由平等底要求又為內在於資本家社會的對立物的普羅列塔亞特——即人口的壓倒的大多數——向布爾喬亞底搾取暴壓底反抗；所以，在階級未曾消滅的社會裏，只有“自由是那一個階級底自由？”“為什麼去用這個自由？”及“平等究竟是那一個階級對那一個階級間的平等？”“這平等在於那一個基點？”這是在階級社會裏以自由平等為問題時應該研究的問題。這是提出問題底唯一的正當方法，所以，要解決這問題底關鍵，不在於一般的，全社會的個人，而在於分析當該社會底階級關係。而且自由與平等底內容，並不是有一定不變的什麼本質，牠却隨着社會底發展而異其質量。市民的學者不會理解了這一點，反以自由與平等為一種不變不動的抽象的實在，從這個抽象的實在去論評裸體的個人底性質，怪不得他們只得在黑暗的室內去掙扎而尋不出一條出路了。

明白了個人是社會地——即階級地——生活着的個人，自由

平等是具體地發展起來的東西，那末，要論究這個問題不能應用市民的學者底方法，已經是很明的事實了；而他們底結論——自由與平等底永久的對立——也是不攻自破了。但是，這決不是說：自由與平等可以一舉地獲得，各個人間底完全的自由及平等可以即時地實現起來。這却是說：對立的階級間沒有現實的完全的平等，在階級社會裏生活着的個人，因而人類還不曾認識自然法則底必然性及意識地去促進這必然性以前，個人是沒有完全的自由可以享受；因為，自由不是恣意地可以作為的無制限性，而在於認識諸種的自然法則，即在於合目的地去作用這法則於一定目的之可能性；而所謂平等要求底真實的內容，在今日，除了要求階級本身底撤廢以外，決沒有其他的意義。

認定了自由與平等底意義是上述如的，那末，我們就可開始去批判市民的學者底第二方面的理論，即社會組織與平等相對立之問題。

在此地他們所認為中心的根本問題的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本以除去個人底一切偶然的僥倖而由天賦的才能去獲得社會的地位為目標的，但是這樣的地位——獲得了牠纔能自由地伸張個人的天稟——在社會組織底原則上是必然地不能兼收一切有才能的個人，因此不得不先驗地(Apriori)制限這對於指導者的地位有資格的個人底數目，然這先驗的制限就不外是對於各個人的平等權利之制限，亦就是制限個人底自由。

這種理論一見地是極有理由似的，似很能使人信服的，尤其是

慣習於思索高深的理論的觀念論者會自然而然地禁不住被牠所迷惑的。但是，

“人類自身的社會組織——這從來受制於自然及歷史而對立於人類的——現在爲人類的自由活動的結果。從來支配過歷史底客觀的外來的勢力，現在受人類底統制。只這時代以後，人類纔能意識地去創造自己的歷史；只這時代以後，由人類所佈置而活動着的社會的諸原因纔佔優勢，而人類所意欲的結果亦會不斷地增大起來。這就是從必然的王國而至自由的王國的人類底飛躍，”——傍點係筆者所加。

所以，在未來的理想社會以前的過渡期的社會裏，擔當建設新社會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全努力是在於撤廢階級一般，即實現那各應其能力，各取其所需的王國；所以，意識地向着這個方向而促進其實現底一切行爲就是自由，完成了這個使命就是達到完全的平等之意義。向着這個方向底努力，就是一步一步地生長到理想社會的進程。而與此相關地，對於人類之行施暴力一般底，人類對人類及住民之一部分向他一部分底服從底，一切必要將自行消滅；因爲，在那個發展段階之時，人類可以不行施暴力，不必強使服，而習慣成自然地去遵守社會的共同生活底諸規則了。

多數者不得不服從少數者底命令及各人皆欲獲得社會的地位以發展其才能之要求，不過是在階級社會，——尤其是在資本家的社會裏，——纔有重大的意義，纔能使被壓迫的階級起來要求自由平等的權利；纔發生各時代的變革運動。高度發展的共同社會裏，

既沒有強制個人於分業底壓迫之下，又沒有精神的勞動與肉體的勞動底對立，所謂勞動也已經不單單是為生活底手段，牠自身成了一個第一義底生活之必要物，所以個人不必，也不會思想，去佔社會的地位，而已經可以全局地去發展個性。從來的阻止個人底自然發展之物質的條件現在已經除去了，壓制與支配底種種形態現在已經消滅了，共同社會底財富底一切泉源都是充分地，豐富地流露出來，各盡其力，各取所需，這完全超越了一切的權利義務觀念底狹窄的水平線，而海闊天空一般的隨人類去自由發展——這就是自由的王國，平等的故鄉：沒有暴力，沒有支配，沒有服從，自由和平等的完全的統一。

如此，從受制約於自然及歷史而對立於人類的社會組織——這樣的社會組織在市民的學者的眼裏是一種永久的，不變的東西！——發達到人類的自由活動所產生的共同社會底時候，正是人類開始享受完全的，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一天；市民的學者所說的永久對立論不過是一種理論的手淫而已。

五

我們在前節已經把市民的學者關於自由平等問題底論證方法底誤謬及其結論之不當指摘過了，現在為補足及發展我們底理論起見，對於這問題底歷史的形態作一個簡略的考察。

一切的人間，在人的資格上，當然有某種共通的東西，因而發生一種這共通者存在着以內，一切的人間是平等的之思想；像這樣

的平等思想底萌芽差不多在原初的，歷史以前的往古就存在了；但是從這樣的原始的，相對的發達平等觀念發展到國家社會內的平等權，而且當作這種平等權爲自明的，自然的要求看待，不是經過數千年的歷史不可，而事實上也經過了數千年的歷史。

在最古的，自然發生的共同社會裏，所謂平等的權利至多不過在共同社會底成員間行着；婦人，奴隸，外國人當然沒有這種權利，在希臘或羅馬底人們看來，希臘人與未開人，自由人與奴隸，國民與被保國民，羅馬的市民與臣下（Untertanen），在政治上沒有平等的權利是一種極自然的，合理的制度。及日耳曼民族充滿於西歐諸國以後，釀成一種性質極複雜錯綜的社會的，政治的位階秩序，由這個秩序而排除了數百年來所發達的平等觀念。但同時地，這位階秩序產生了相隣接的文化領域，在這領域之上產生了諸多的民族國家；所以，這位階秩序可說是爲後代的人間的平等與人權的平等底要求作了準備。

封建的中世在自己的搖籃之中養育了階級，而此階級在其發達道程中產生了對於近世的平等底要求之支持者的市民階級——布爾喬亞。在封建的狀態本身之中，布爾喬亞已把自己所營的手工業的工業和封建社會內的生產物交換發達至相當的高度，及至十五世紀的末葉，因海外的大發見，使布爾喬亞有開拓新的較廣大的航路，由貿易而輸入金銀於西歐，遂使封建的缺陷，罅隙逐漸增大，終至形成崩析的現象。手工業不能充分地供給漸次增加的需要，於時，最先進的諸國底指導的主要工業從手工業的企業

而發展至工場手工業(Manufaktur)了。

社會底經濟的諸生活條件已經有力地侵透於社會底各部，但是，適應於此的政治的編制却不能急速地變革起來；因此，社會雖漸次地化為布爾喬亞的形態，而國家的秩序組織却仍然保持着封建的性質，在這樣的情形之中，但是，商業越發發展至高階段，即國際商業愈加成為世界商業了；而這種商業却要求那沒有被障礙所纏繞的自由的產品所有者底出現。即要求這種產品所有者自身成一個平等的權利者，至少在限定了的一地域之中，他們全體不得不立在同權平等的權利的基礎之上去交換商品。

不過，由手工業而推移至工場手工業要有自由的勞動者底一定數底存在為前提，此地所謂自由，在一方面，勞動者應從同業組合底束縛解放起來，他方面，勞動者對於他們的勞動力自體，為自己的利益，可以當作手段而去利用的自由。由此，自由的勞動者為販賣自己的勞動力能獨立地與工場主締結契約，因而對於工場主是一個契約當事者，而以平等的權利與他們相對立。最後，一切權利底平等與一切人間勞動力平等妥當性形成近世布爾喬亞經濟學底有力的價值法則。

然而，經濟的諸關係雖要求了自由與平等權，而政治的諸制度却依然地不曾變革，所謂同業組合底束縛和特權到處與經濟的諸關係相抗爭。對於所有一切的種類底地方的特權，差別的關稅，例外法等，在商業上，不但外國人及殖民地的住民，就是自國民的全體亦感覺到牠們底束縛了，所以，同業組合底特權到處阻碍着工業的手